

魅力家乡

# 现堂街沿

□ 刘武洋

老家川中丘陵农村的民居，尖都是穿斗结构的小青瓦房，通常为“长三间”，气派的有“长五间”，更有甚者“长五间搭转角”。不论什么样的房子，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正中那间开间稍宽，为堂屋。堂屋的双扇大门修建时，往里退有五六步深，呈倒过来的“凹”字型，这方小天地俗称“现堂街沿”，它可是一家人喜怒哀乐、荣辱兴衰的见证者和经历者。

修房造屋是我们乡下人一辈子的大事情，得寻找风水宝地，庇佑全家人幸福安康。当然这是迷信的说法，用科学的解释是，选择避风向阳，适合于生产生活的环境建房，自然和谐、人丁兴旺。房屋由长短各异的麻条石为柱，与梁、檩、挑、枕瓜等穿斗成框架。墙分上下两部分，下为海面石镶嵌，冬暖夏凉，上为竹篾编制，两面抹上稻草和黄土拌成的浆，表面石灰刷白。小青瓦盖顶，水泥抹脊，屋脊正中，小青瓦堆砌成古钱或古官帽状的造型，谓之祥瑞，寓意“升官发财”。过去，屋檐使用瓦当，既美观又实用，屋檐水点点滴滴，点点滴在街沿外。与邻居们是滴水为界，没有边界之争，没有公摊面积之说。现在的屋檐通常水泥檐板，不怕风吹雨打，牢不可破。据说，像我们这样的穿斗结构的瓦房，“可抗十八级大地震”，即使倾斜到四十五度，仍然屹立不倒。

现堂街沿是房屋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级台阶上来，屋檐下的现堂街沿犹如户主的脸面，所以乡亲们十分注重其整洁和美

观。母亲常挑选一些登尖的芭谷棒、又大又圆的红苕，或又红又坠的高粱穗、红红火火的辣椒串，悬挂在街沿上的挑下面，寓意五谷丰登。正是双扇大门，极其庄重，门上常年贴有龇牙咧嘴的门神或招财进宝的年画，这是对平安和幸福的向往。两旁的门框厚实，春节或家有喜事贴上大红对联，熠熠生辉。如遇家中白事，则贴的是黑字，黄色、蓝色或白色纸张书写的挽联，还将持续三年，以表对逝者的绵绵思念。大门正上方是十分神圣之处，与堂屋里的神龛相对应。此处封建社会是悬挂“某府”或“某宅”的匾额，是该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而普通老百姓则悬挂“吞口”或“照妖镜”，意在避邪镇宅。随着科技发展，这样迷信的做法在老家已经很少见了，在影视作品或人们茶余饭后的龙门阵中偶尔出现。

最具意味的是门楣上那一对对木制或圆或正多边形，向外凸起的门当。封建社会里，这是社会地位显赫的象征，圆形喻示文官，正多边形喻示武将，门当越多地位越高，“门当户对”一词由此而来。然而，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门当成了老百姓现堂街沿的装饰。每逢佳节或喜事，门当上挂上灯笼，插上红绸布或红绸布扎成的大红花，真正的张灯结彩。事毕，红绸布也不取下，待到褪色也不取，直至下一场喜事到来，再一次张灯结彩。

现堂街沿更是一个家庭的心灵港湾，与

主人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我模糊的记忆中，幼小的我，常常扒在门楣上，望着外面的世界。每当看到父母从地里干活收工归来，踏上街沿那一瞬间，我兴奋得身体直摇晃，双手不停地拍打着门楣。后来，现堂街沿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娱乐场所，扇烟牌，下六子棋。七零后的我们，在现堂街沿的见证下，少年不识愁滋味，快乐成长。再后来，我们上学了，每天放学后，搬一根长高板凳在街沿边当书桌，坐上小板凳，认认真真地做作业。每当有乡亲们领着自家小孩路过时，总是投来赞许的眼神，对孩子说：“你瞧瞧人家读书多攒劲，人家金魁银魁，你们尽是打锣锤！”我幼小的虚荣心得以满足。

我家的现堂街沿记录着我悲欢离合的点点滴滴。大哥结婚那时，摆的坝坝宴，宾客众多，堂屋和街沿上挤满了客人。迎亲的队伍一到，鞭炮齐鸣，众宾客簇拥着新娘迈上街沿。门楣上铺着红布，我看到新大嫂左手将红布揭开一半，跨进门楣那刹那，右手轻轻拨出三枚染红了硬币在门楣内侧。这风俗至今才领悟到，原来新娘抛下的染红硬币为“遍地红”，曾经有老人逝世的老屋或“阴魂仍存”，或婚礼现场有怀崽婆，或新娘正在倒假“不洁净”等，“遍地红”之后，一无禁忌、百无禁忌，便能为今后的日子逢凶化吉、一路长虹。新娘子的到来，小姑子们要回避，不能打照面，否则，今后姑嫂难相处。这些习俗由父辈们口口相传，似乎无

人考证其真实与否。随后，大哥大嫂拜堂成亲，“轰”入洞房。

我和小兰结婚那时，婚礼简单多了，没有彩礼，没有陪嫁，小兰冲在迎亲队伍最前边，反客为主，她从街沿到堂屋，一步到位。当回过神，“身不由己”的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老屋的现堂街沿，也见证着我们的生离死别，几多心酸，几多无奈。那年春末夏初，父亲因肺结核病去世，我从千里之外的新疆伊犁出发，当天赶回老屋。父亲静静地躺在堂屋里，总算见到最后一面。入殓后，漆黑的棺材停放在街沿上。出殡时，哀乐响起，亲人们哭啼声撕心裂肺，山崩地裂。

后来，我也曾回过一次老家。冬季的乡村一派萧瑟，人口大量外流，毫无生机。我的心情如同这个季节，几分失落，几分惆怅。随心所欲地在田野里闲转，看到熟悉的民居，还记得主人是谁，叫什么名字。遗憾的是，乡亲们的现堂街沿上堆满了芭谷秆、芭茅秆等柴草，把大门都堵得严严实实，从柴草的腐朽程度，可以推断出该房屋至少三两年内没有人来过。有的老屋历经岁月的洗礼和风雨霜雪的摧残，梁断了，瓦掉了，墙倾榫摧，风残留着一副框架，现堂街沿早已不复存在，如一副骷髅，可以用“惨不忍睹”一词来描述。

昔日生机蓬勃、热闹非凡的现堂街沿，如今变得冷若冰霜、物是人非，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却只能把这段抹不去的记忆和毫无头绪的往事封存在灵魂深处。

非常感悟

# 和树桩说话

□ 董国宾

一棵歪脖子树，并不是打小就歪斜处长，还是小树的时候，咋看都是直条条的，再长大一点，还是直直地往上窜，再往后再往后，不知怎的，咋就长歪了呢？

邻家大伯告诉了我这个理儿，大伯的话我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明白过来。大伯说：“这树也有如意不如意，就像一只船，顺风顺水时，一直顺水而行。忽来一阵风来浪，便开始大摇大摆。若挺过去还好，若挺不过去，撑船人一手一松懈，船头就直撞地顶到岸上去。树也同理，往往在关键时刻，脑子忽热忽冷，说不定就长歪了。”

我走出去看树，到这边，到那边，到河滩上，去槐树群，还到高大的白桦林。走进我视野的，大都是可以成材的树，一棵棵直愣愣地往上窜。若随便将这些树伐几棵运回家，个个都可作为直梁子，能顶大用呢。但也不全这样，偏偏有的长成了歪脖子树，咋看都是怪模怪样，挺吓人的。我只瞟了一眼，扭头就走了，我的心还砰砰直跳。我的意识告诉我，快走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我走了，身后的几个来人却停下来，是径直朝一棵棵歪脖子树走过去，走到跟前，便立住不走了。我是躲过一小段距离后，心有惊恐，越惊恐越想回头看一眼，才恰巧看见身后那几个来人的。

我在不是很远处，又瞟了几眼，结果不解地发现，那几个人立在歪脖子树下，匆匆的脚步只逗留了一刹，便又开始行走了。这行走并不是我料到的那样，往前走，或者往回返，而是步履娴熟地往歪脖子树上走。走得很轻，又很快，像是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走到树顶了。再一看，竟又开双腿坐在歪脖子树干上了。对平常人来讲，上树即是爬树，既是爬，当然很慢，是一点一点艰难挪步。不过这次我看到的，可不是爬那样缓慢，简直是在平地走路，熟练又快捷。我还看到，那几个人与长歪了的树脖子，饶有意味地嘀咕起来，到底嘀咕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压根儿就听不到。他们更是亲昵地如同久逢而拥，脸贴脸，胸贴胸，在彼此你我之间的空间里，看不到一点儿隔膜和怯生，若不仔细看，还以为原本就是长在一块的呢。

树有不同品种，亦有高低曲直，是不是与人一样，高矮胖瘦各有其妙？我还往远处想，长歪了的树砍下来，摇身一变就成了俗世间的艺术品。若卖出去，其价值会飙升若干倍呢。我开始出神地想事情，当对一些奇怪的事儿，稍有感知的时候，邻家大伯又对我说：“歪树何谈栋梁？当歪树吹出一阵斜风，就偷走了人的心。”

我仍会跑到荒野去看树，看一根根青茂的茎干，看一棵棵长歪的树。歪脖子树不多见，像是隐藏了心思，但同样长在荒野上。大伯的话让我明白了一棵树的道理，树以外的道理似乎也明白了一大半。接下来的事儿，我就去和一棵棵树说话，最多的是和长歪的树说话，和老成树桩的树说话。我一有空闲就跑过去，有时候还会将手头的活儿挪到第二天去打理。我站在树桩旁，一句接一句地与它们说话和谈心，一说就是几箩筐，说着说着太阳跑到山那头去了。

荒野向每个人都敞开了门，在这个世界上，满地都是树，大大小小的树，树多了便成了林。这个世俗的林子里，一棵棵直挺挺的老树桩，踩着稻穗般坚实的脚步，在风雨中一天天挺过来。但偶尔也会从它们身旁，闪过几双世俗的眼睛，如同一个个奔跑的孩子，跑着跑着就把自己弄丢了。

诗意绿洲

# 叫声(外一首)

□ 李志胜

叫声

咕咕，咕  
咕咕，咕……应该是一只离群的  
鹧鸪  
晓风中有什么危险吗？

紧闭的窗帘，自有堤坝  
惺忪的思维被冲溃

多么激烈的一流水！抑或一缕光  
瞬间充满  
又戛然而止  
倾听的耳廓，渗透严重  
这让我想起了板结的土地  
龟裂的心田

……口干舌燥  
胸中有另一只鹧鸪蹦跳着  
啾啾的呼救，只有我这只早醒的鹧鸪  
因思而敏，因寂而获

累了，看一看蓝天

散尽果子的枝梢，通往村外  
学着邻居老三奶的姿势  
蹲在如村头石墩般冰凉的枝节上  
三五片陪伴的枯叶  
比四散乡亲给予的欣慰不少  
阳光的数量超过米粒  
精神的羽翼珍于温饱  
心有旁落之际，总会仰望  
看一看蓝天  
——树上值守的鸟鸟  
你的忠诚、干净，让我心田  
时常处于无霜期

# 天空之城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文艺茶座

# 历史足迹的寻觅

## ——评孟基林《蜀源四万年》

□ 吴杰

近期，资阳人孟基林穷尽数十年的心血，编著出版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蜀源四万年》(成都时代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书稿大胆的论断、细致的推敲、合理的想象、丰富的论据，让人一叹三咏，虽不至于舞之蹈之，却让人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感。

### 全新的视野或许提供了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

《蜀源四万年》从文化角度围绕距今四万年前“资阳人”的出现，追根溯源、抽丝剥茧，提出了“古蜀为早期先夏中央帝国雏形”“三星五帝在蜀川”等十三个颠覆性观点。它全新的视野、翔实的资料、大胆的论断、优美的文笔，读后让人觉得所有这一切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

一直以来，都有着中华文明西来说、黄河文明中心说的说法，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等均为化外之民，或根本不存在文明。这些说法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特别是古蜀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挖掘，遭到了很多专家的质疑。郭静云在《中华文明起源新论：长江流域是中原文明发祥地》(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便提出：“中国原生农耕文明发祥地应在长江流域，这是稻作文化的故乡，尤其在长江中游最早形成国家文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在2021年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长江文明中心在不同时段有所转移”“三星堆是商晚期(3300年前，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到周早期(2800年前，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中心。”而《蜀源四万年》则进一步根据“资阳人”走进成都平原，对古蜀三星堆文明基本特征的分析，对古蜀都城探析，提出了“古蜀三星堆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唯一源头”“古蜀三星堆文明是人类祖源地辉煌智慧的文明结晶”的猜想。这些猜想的提出，是基于对古蜀文明的探析，基于对三星堆遗址发掘器物的研究，颠覆了许多传统观点。特别是作者以全新的视野梳理了三

星堆文明的前世今生，总结了三星堆文明的六大特征和亮点，提出了“三星堆也应该是夏的老巢，三星堆成为当时的祭祀中心”等重要论断，具有一定的道理，为揭秘三星堆背后的古蜀文明提供了重要参考。

### 丰富的史料有力佐证了古蜀文明的历史价值

随着古蜀三星堆、金沙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出土，古蜀悠久文明的存在，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对于解开华夏文明源头具有极其重要价值。《蜀源四万年》一书以“资阳人”为起始点，详细探秘古蜀文明。书中所述“资阳人”其实就是开创了古蜀文明的古蜀人的代称。在佐证古蜀文明的历史价值方面，《蜀源四万年》除了用大量的史料和考古最新发现进行论证外，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

作者采用二重证据法，从文字学的角度对“蜀”字进行分析，提出了“蜀夏一家亲”的观点。他认为商甲骨文的“蜀”是“夏人的原型，是没有被华夏的大眼睛蛇蝎所吞噬的夏人祭司”。而周金文以后的“蜀”正是夏人的本字，夏字是商代对这强大的大眼睛国人的(蜀)的诬蔑体字”。最终，作者得出结论：“周以后蜀、夏两字实际上是一个字。”这不仅将古蜀文明和华夏文明进行了有力链接，在文字学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发现。

近年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撰文将三星堆遗址与彝族文化相联系，希望能破解三星堆的秘密。《蜀源四万年》作者也是想通过对彝族历史文化的探析，来寻找古蜀文明的真相。关于蜀夷的关系，他从古彝文传承谱系的角度对古蜀文明进行研究，认为“夷只是今天一个部族称谓而已，但他是‘资阳人’在古蜀万分之一支中最特殊的一支，保留着难得的早期文字、谱系和神话，成为人类史研究的活化石”。实际上，2021年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也再次论证了这个研究方向的合理性。

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和心血研究古蜀

文字。古蜀文字是否存在，这是一个至今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认为古蜀文字是存在的，“仅从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文物来讨论古蜀国文字不恰当。民间很多收藏家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甲骨上、树皮上、蛤蚧壳上有许多文字，这些文字都是方块字，是篆字。”探索古蜀文字，不能仅仅依靠目前的考古成果而妄下断言，应该跳出狭隘的发现，用大思维来看待巴蜀文字。为此，他还列举了古蜀玉器、资阳天台山铜印、高王碑等器物上至今未被破译的文字，进而提出“被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大量殷商甲骨文，它们所承载记录的，未必只是殷商时的王朝档案，未必就没有夏朝的历史遗存。甲骨文不是商朝首创，更大可能是学习来自夏人的烧龟牛骨而刻甲骨文卜辞”。

### 独特的观点为打造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蜀源四万年》最独特的观点，是站在“资阳人”的角度，提出了“资阳人”是古蜀文明源头的颠覆性猜想。作者以《山海经》《尚书》《汉书·地理志》记载为依据，分析沱江的源头、走向，指出沱江与岷江有着久远的血缘关系，认为沱江是“资阳人”的母亲河，进而提出“是四川盆地独自承载早期人类发展，是‘资阳人’延续了人类种群”。这是对“资阳人”历史价值的重要阐述。

对昆仑山“前世今生”的分析，作者认为是“资阳人”开启了昆仑纪文明，而昆仑纪文明“最完整地保留了人类文明原始时期的底层思想内涵”，是人类最典型最精致典型的农业文明”“是指引未来人类文明的标路，化解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破局的密匙”。他认为，面对当前东方和谐文明与西方强权文明的对抗时，要找到对接点、兼容点和思想融合点，“破局的关节点必须回到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这正是我们梳理‘蜀人原乡’远古文化的动力和目标所在”。这是以孟基林为代表的资阳人对打造“资阳人”文化、“蜀人原

乡”文化的原动力所在，是以小见大、以古而论今、以近而及远的文化传播和张扬。

对古资国的探究，是打造“资阳人”文化的重大举措。根据对帝尧九子曾在沱江河流域资阳段治理洪水、治理资国的传说，作者从“资”字的考据、资国的历史进行了考证，认为“‘资阳人’的发掘地是帝俊女娲时代的古资国”，进而追根溯源，推测资阳是最有可能发现古资国遗址的地方，并呼吁相关部门观察和保护这些区域。这是作为一名资阳人，对打造“资阳人”文化的深切呼唤，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另外，作者提到，雁江区忠义镇镇弘溪西山石上的“纵目女像”、孔子崖上游山石上的“纵目男像”等岩画应该引起资阳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既要采取保护措施，又要做好研究。若能从年代、图像特征等分析出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有关系，无论是从打造“资阳人”文化，还是探究三星堆文明之谜，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对“资阳人”研究的现实价值进行了专章阐述。在对“蜀人原乡”文化的解读中，找到重振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的现实启迪意义。他认为的“原乡”是一处人类种群的诞生地、栖息地、成长地、发展地，是人类种源延续、生命进化、体格健全、文明起步、思维突变的诺亚方舟，精神皈依的伊甸园”。《蜀源四万年》是令人兴奋的，它提出的“四川盆地就是伊甸园”“夏商周即蜀商周”等观点是新奇的、独特的、引人深思的；揭示距今四万年前的“资阳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与古蜀文明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令人赞赏的。作者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对那些沉迷于华夏文明西来说、非洲起源说等历史文明谬论的人予以了“棒喝”，对历史的真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论证和探索。

霍尔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以此献给《蜀源四万年》的作者孟基林先生，也献给已经持枪控拳、准备大骂一场的同志们！

(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